

【西域史研究】

阿拉伯进入中亚与中亚伊斯兰化开始^{*}

魏良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本文以世界学术界公认的确切史实和研究成果为依据, 用平实的观点, 简要地阐述了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及其对阿拉伯兴起的重要作用, 如实地记述了阿拉伯对中亚的扩展与中亚各部族的反抗斗争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和伊斯兰化的开始; 着力描述了阿拔思王朝的辉煌文化业绩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本文用史实向人们证明一条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一种文化, 一种宗教,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当其对外开放, 积极吸取世界先进文化成果, 顺应潮流, 与时俱进, 就会繁荣昌盛, 创造辉煌; 相反, 则会从历史舞台上消逝, 不管它过去曾是多么辉煌过。

关键词: 阿拉伯; 中亚; 伊斯兰化; 作用

中图分类号: K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20(2005) 03-0070-15

一 阿拉伯的兴起

(一) 伊斯兰教的社会背景

南阿拉伯部落早在古代就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并独具风格的文化。恩格斯指出: “在西南部定居的阿拉伯人, 看来曾经是像埃及人、亚述人等一样的文明民族; 他们的建筑物证明了这一点。”^{[1](P. 250)} 20 世纪的考古学和题铭学资料更加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但是阿拉伯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致, 主要是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所造成。也门地区和另外一些地区在 5 世纪下半叶已有发达的农业和城市生活, 但辽阔的沙漠和草原区域则是贝都因人的游牧地, 其主要财富是骆驼。虽然阿拉伯人的氏族部落组织仍然存在, 但是封建关系已经萌芽, 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分散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形成统一的国家。在 7 世纪初产生了新的宗教体系——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产生和阿拉伯迅速征服广大地域的历史原因, 主要是阿拉伯阶级社会的形成。在阿拉伯西南部, 6 世纪已是奴隶占有制社会; 而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在阿拉伯中东部的麦加和麦地那奴隶占有制也已形成。在住着贝都因畜牧游牧民的阿拉伯内部地区, 父系公社制度开始瓦解, 虽然这一过程进行得很慢。在贝都因人中间出现了富人——大群牲畜、有时还有土地、颇大数量的战俘奴隶的拥有者, 并经常

从事商队贸易; 穷人——一无所有的自由民。前伊斯兰的阿拉伯诗人珊法拉这样写道: “白天在一个宿营地度过, 晚上在另一个宿营地度过, 他总是一个人, 骑在危险的背上。”^{[2](P. 219)} 这些穷人毕竟暂时还保持着自由。

在阿拉伯中部奴隶占有制没有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向阶级社会过渡所引起的社会危机和动乱, 为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提供了社会基础。加富罗夫认为: 伊斯兰教关于圣战的教义为人们普遍接受,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们在征服战争中寻找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 阿拉伯群众——“穆斯林战士”涌进急速封建化着的或者封建制已形成的地域。但是在这些国家里奴隶占有制并没有消除, 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不仅保存下来, 而且由于大量的战俘而得到发展。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在 7 世纪末以前的大规模征服之后封建关系已经形成, 但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也还保存了很长的时间。阿拉伯对中亚的征服是由保存着游牧民族习惯成分的军事封建贵族所领导, 把这类社会特具的关系加在当地定居民族封建化的社会关系之上, 从而改变并加快了中亚封建化的过程。^[3]

(二) 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约 570—632 年^[1]) 在 40 岁时受到“天启”, 开始传教。他所传的宗教名为伊斯兰(al-Islam), 意为“顺从”; 即顺从真主(Allah, 或音译“安拉”)的意志。学者普遍认为, 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

* 收稿日期: 2005-03-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02AMZ003)。

作者简介: 魏良 (1933—), 男, 山东昌邑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域史研究。

^[1] 关于穆罕默德诞生的年代有多种说法, 此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教的过程中曾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关于天启和先知的概念、宇宙一神和个人获救的教义以及《圣经》中的许多传说等等，显然是他受过犹太教和基督教影响的证据。’^{¶3}(P. 19)

经典 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是《古兰经》(Quran)。根据《古兰经》记载，《古兰经》是真主通过大天使下降给穆罕默德的启示和直接给予穆罕默德的启示，它是真主的语言。经文的“下降”前后经过23年完成。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并未集结，阿布·伯克尔为哈里发时(632– 634年)始收集、整理、汇编，奥斯曼为哈里发时(644– 656年)再次组织人员收集、整理、编排，作为定本，并抄写副本若干，分送阿拉伯帝国的通都大邑、军事重镇。现今通行的《古兰经》就是这个版本，故称‘奥斯曼本’或‘伊玛目本’。全经共30卷，114章，6200余节。¹《古兰经》内容极其丰富，既是宗教经典，又是百科全书——汇集了古代阿拉伯世界的全部知识。它是伊斯兰文化的原典，是一切真诚信奉伊斯兰教者或者真正想理解伊斯兰文明者必须研读的经典。

‘圣训’(al-Hadith)也是伊斯兰教的经典，是穆罕默德言行及他所默认的本门弟子言行之记录；但穆罕默德生前并未集结，是在他去世80多年后才收集、整理。因此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圣训’，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淘汰、选择，在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逊尼派的‘六大圣训集’，它们分别以收集、汇编者冠名；什叶派有‘四大圣训集’。‘圣训’是对《古兰经》的阐释，也是穆斯林应遵循的经典；同时也是研究伊斯兰教及当时阿拉伯社会的重要史料。

伊斯兰教的经典，不仅是宗教的基石，教徒的生活准则，而且是哈里发国家及后来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立法和行政的依据，伊斯兰教法就是在《古兰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信仰 伊斯兰教的信仰为五条：一、信真主(安拉)。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主宰者和受拜者、清算日的裁判者。真主无似像、无如何、无比无样、而又无所不在。因此，伊斯兰教严禁崇拜任何偶像。二、信天使。天使是真主用光创造的妙体，人眼不能看见。天使只执行真主的命令。天使众多，各司其职。三、信经典。《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是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最后一部经典。四、信先知。真主曾向人间先后派遣过多名使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是最伟大的先知。五、信后世。人有今世和来世。世界末日来临时，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接受真主的审判：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下火狱。

功课 伊斯兰教的功课有五种，简称“五功”，是

每个穆斯林的义务：一、证言。每个穆斯林诵念：“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通过诵念证言，公开表示自己身份，所以在中国又称为“清真言”。通过每日多次诵念证言，不断深化着教徒的宗教意识，简单易行，所以列为“五功”之首。二、礼拜。每日五次向麦加方向礼拜，每周星期五(主麻日)到清真寺礼拜，每年的古尔邦节和开斋节会拜。礼拜之前要按规定小净或大净。礼拜有严格的仪式：抬手并口诵“真主至大”；端立，诵经，鞠躬，叩头，跪坐，称为“六仪”；拜的次数在不同场合有所不同，不同的教派其仪则又有不同。三、斋戒。伊斯兰历每年的莱麦丹月(九月)全月封斋(也称为“把斋”)，从破晓至日落不饮食，不准任何外物进口；斋月禁房事和一切非礼行为。除莱麦丹月的“生命斋”外，还有非硬性规定的“坚行斋”、“自愿斋”。通过斋戒，忏悔过失，磨炼意志，敬畏真主。四、天课。穆罕默德创教初始，天课是教徒的自愿施舍，用以济贫，是“善功”，对缓和社会矛盾，团结教徒起到积极作用；后来成为规定，凡教徒每年正常开支外的其余财产(包括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都要按照不同的份额缴纳天课；哈里发国家建立后，政教合一，“天课”成为国税。五、朝觐。凡穆斯林在一生至少要朝拜一次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天房(Ka'ba，克尔白)。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也可请人代行。朝觐，是履行“天命”，完成朝觐者称为哈吉(Hajj，又汉译为哈只)。

正统的伊斯兰教，是教政合一，教主即国家领导人，因而国家机构即宗教机构。希提说：“在麦地那，在伯德尔战役后，伊斯兰已提高了一步，不仅是一种国教——伊斯兰教本身，已变成国家了。”“真主是最高政权的象征。先知活着的时候，是真主的合法的代理人，是大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由此可见，除精神的职权外，穆罕默德还执行国家元首所能执行的一切世俗的职权。’^{¶4}(pp. 1359140)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四大哈里发时期(632– 661年)(见表1)、伍麦耶王朝(Umayyad, 661– 750年)(见表2)、阿拔斯王朝('Abbasid, 750– 1258年)都是继续采用教政合一的政治体制。这正是伊斯兰文化在制度层面上的基本特点。

表1 四大哈里发在位年表

1. 艾卜·伯克尔(632– 634)
2. 欧麦尔(634– 644)
3. 奥斯曼(644– 656)
4. 阿里(656–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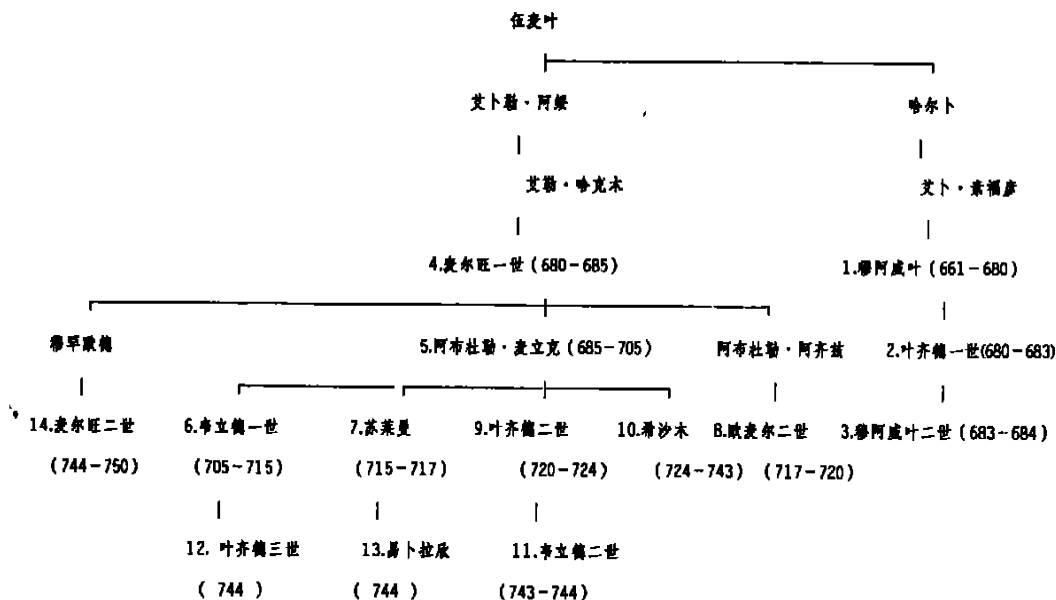
(三) 萨珊王朝的灭亡
穆罕默德作为最高的和惟一的神——真主的

¹ 译为汉文其排版印刷字数约29万，此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出版的马坚汉译《古兰经》之版权页。

“使者”、人民的“先知”出现,在麦加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和成功,便带着自己的信徒于622年迁居麦地那。穆斯林纪元——“希吉来”(Hijra,意为迁徙)历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穆罕默德先使麦地那诸部落服属自己,以后连续把麦加和阿拉伯的一些其他的部落降服。他们承认了真主惟一及其在大地上的使者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确立后,穆罕默德于632年逝世。艾布·伯克尔被宣布为哈里发(Khalifah,意为继任者、继承者),两年后去世。在其后的哈里发是

欧麦尔(634—644年在位),他完成了对阿拉伯所有部落的征服,他们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一个高度集中的神权国家建立起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战斗力很强的军队。阿拉伯贵族想进行更大的征服、掠夺更多的财富。阿拉伯社会的下层人民对自己的境况也不满,想通过对外征服摆脱困境,在“圣战”中也可获得部分战利品。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圣战”首先向萨珊王朝展开。

表2 伍麦叶王朝世系与在位年表¹



萨珊王朝经过400多年的统治已腐败不堪,它最后的一个王中之王是伊嗣俟三世(Yazdgird)。在僭主连续被推翻的混乱局势中,公元632年,他16岁时被一批贵族拥上王位,这年正是艾布·伯克尔出任哈里发的同年。633年春阿拉伯名将“真主的宝剑”哈立德·伊本·韦立德率军进入伊拉克,他击溃了萨珊王朝的边防军,打开了进入伊朗的通道。以后的10年间,阿拉伯在继续进攻伊朗的同时,征服了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并给拜占廷帝国以沉重的打击。

伊嗣俟三世在阿拉伯的攻击下不断退却,奔波于帝国的各个省区,力图发动人民起来反抗阿拉伯征服者,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萨珊国家的基本人民群众——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遭受着萨珊王朝、封建主和拜火教僧侣的残酷剥削的同时,还遭受着种姓制度的束缚和压迫。萨珊王朝对埃哒、突厥和拜占

廷的长期战争,更加使劳动人民的贫困情况恶化到无以复加。所有这一切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度不满,他们对萨珊王朝深恶痛绝,不支持它同阿拉伯的斗争,而把改善自己的悲惨处境同“所有穆斯林都是平等的”信仰相联系起来。某些省区的统治者与萨珊王朝离心离德,在阿拉伯入侵时期也不支持中央政府。651年,伊嗣俟三世带着亲属、朝臣和奴仆几千人及一支小卫队来到呼罗珊,驻木鹿(Merv,唐代著作又作末祿,今土库曼斯坦之马雷)的总督马贺(Mahoe)与他发生矛盾。伊嗣俟三世只身走出,躲到穆尔加布河上的一个磨房主家中,但他穿戴依旧,很快被发现,遭杀害。^④这个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萨珊帝国殒落了。

二 阿拉伯进入中亚

阿拉伯从入侵伊朗时起就把征服阿姆河外的中

¹ 此表依据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汉译本,上册,第222、325页之附表。

^④ 关于伊嗣俟三世最后逃亡呼罗珊和他遭杀害的具体过程以及马贺的下场,史书记载不一。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第19章第1部分的阿拉伯“征服呼罗珊”节;马小鹤翻译、余太山审定汉译本,第389~390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亚地区¹ 作为自己的目标。河中地区在这时正处于政治割据状态, 每个地区都认为自己是完全独立的, 并且有自己的特殊爵号, 河中地区统治者的不团结, 使中亚各民族难于联合起来抵抗阿拉伯人。

根据阿拉伯传说, 644 年之前, 阿拉伯人已同吐火罗斯坦的突厥人发生了接触。但是在实际上对中亚的征服是7 世纪50 年代开始的。651 年, 在萨珊王朝伊嗣俟三世遭杀害后不久, 阿拉伯的追击军队, 也到达木鹿。从此呼罗珊进入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版图, 以后又以木鹿为首府建立了呼罗珊总督区。

654 年阿拉伯对河中地区进行第一次侵袭; 667 年对石汗(Chaghniyan) 那进行侵袭, 给忸咄人以打击。阿拉伯积极准备对中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从巴士拉和库法迁移5 万户阿拉伯人到呼罗珊, 作为驻防军, 分居于五个据点。

673 年呼罗珊总督奥拜都拉·本·齐亚德('Ubaidallah b. Ziyad)率军越过阿姆河, 直抵布哈拉城下。布哈拉国王(Bukhar Khudat)年幼, 其母图黑沙达可敦(Tughshada Khatun) 在迎战取得小胜之后, 与奥拜都拉缔结和约。阿拉伯军队取得赎金, 并掠走2 000 名当地居民——熟练的弓箭手做奴隶^④ (把他们组成自己的私人卫队), 返回木鹿。

676 年呼罗珊新任总督萨亦德·本·奥斯曼(Sa'id b. 'Uthman) 又进军布哈拉, 图黑沙达可敦也再次与阿拉伯军队缔约, 缴纳赎金30 万迪尔赫姆^⑤; 萨亦德并带走一些贵族青年作为人质。萨亦德率军继续攻向撒马尔罕。粟特人英勇抵抗, 战争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后萨亦德被迫签订和约, 带着50 名战俘和不多的战利品撤退, 在返回的途中他攻占了屈蜜。^¼

纳尔沙希和贝拉祖里记述了粟特人的英勇行为。‘他们说: 这个人还有什么凌辱没有加到我们身上呢? 他拿我们做奴隶, 给我们沉重的活干。如果我们在凌辱中死掉, 那至少要做些有益的事情再死。’ 他们进入萨亦德的府邸, 关上大门, 杀死萨亦德, 然后自杀。^½ 2(P.308)

塔巴里转载了河中地区山地居民对阿拉伯侵略者态度的有趣情节。珂咄罗^⅓ 国王萨巴勒(Sabal) 的侄子来到住在渴石的阿拉伯总督营中, 向阿拉伯人建议征伐珂咄罗。总督派自己的儿子叶齐德·伊本·穆哈拉布出征。塔巴里写道: “在靠近珂咄罗边界的地方, 他扎下一个单独的兵营, 而珂咄罗王萨巴勒的侄子也扎下自己的兵营。萨巴勒对侄子的营地夜

袭……抓住了自己的侄子, 带回城堡后处死……在处死侄子后, 侄子的母亲派人对萨巴勒的母亲说: 在萨巴勒杀死自己的侄儿后, 你多么希望保住萨巴勒的性命! 要知道被杀死者还有七个弟兄, 所有他们都感到奇耻大辱。而你是只有一个儿子的母亲。’萨巴勒的母亲派人回答说: ‘母狮的孩子少, 而母猪的孩子多。’^¾ 2(P. 308)

680 年, 阿拉伯军队在新任呼罗珊总督萨勒姆·本·齐亚德(Salm b. Ziyad) 指挥下入侵花刺子模、撒马尔罕; 一直打到和毡(Khojend, 今塔吉克斯坦之苦盏), 但是在那里被击退。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遭受失败, 被迫向阿拉伯军队交付赎金。

689 年, 呼罗珊总督的儿子穆萨·伊本·阿布拉赫叛乱, 占领屈蜜, 宣布独立, 不断抄掠周边地区, 直到704 年阿拉伯中央政府的军队在粟特军队和突厥军队的积极配合下才消灭了这支割据势力。但其后果, 是帮助阿拉伯军队在阿姆河以北建立了桥头堡。

公元683 年, 在阿拉伯国内部争夺政权的混战中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之位转到麦尔旺手中, 开始了麦尔旺支系的统治。哈里发阿布杜勒·麦立克·本·麦尔旺(Abd al-Malik b. Marwan, 685– 705 年) 结束了国内叛乱和被征服国家起义之后, 阿拉伯贵族决心占领河中地区, 此前在河中地区的军事行动, 其目的只是为了掠夺财富。705 年屈底波·本·穆斯林(Qutaiba b. Muslim) 出任任呼罗珊总督(705– 715 年), 正值哈里发韦立德一世(al-Walid , 705– 715 年) 统治时期, 这是伍麦叶王朝的鼎盛时期。^[4] (pp.237~259) 屈底波就任的当年便利用了中亚城国之间的矛盾, 先征服了吐火罗地区最大的城国缚喝。石汗那的统治者主动请求阿拉伯人帮他对付其邻国数瞒(Shuman) 和忽论(Akharun) 等, 于是这些城国也都归附阿拉伯。

706 年屈底波率大军向布哈拉绿洲推进, 靠近阿姆河的沛肯(Paikent) 首当其冲。沛肯是当时河中地区繁荣的城市之一, 被称为“商人之城”; 有很牢固的内堡, 所以又称为“铜甲城”。阿拉伯军队在这里第一次遇到居民顽强的抵抗。不只沛肯人, 其他粟特人也都参加了保卫城市的战斗, 阿拉伯军队遭到重创, 长期被围困, 交通被切断。伊拉克和伊朗的清真寺都在为它祈祷。但是真正拯救屈底波的不是祈祷, 而是当地统治者的不团结。一些人逐渐地撤走了自己的部队, 保卫沛肯城的队伍日见减少。屈底波利用局

¹ Mawara'l-nahr (Maverannahr), 阿拉伯语, 意为“河的对岸”, 即乌浒水(今阿姆河)对岸地区。后来西辽王朝在这一地区设置“河中府”, 故汉文著作称之为“河中地区”。
^④ Ghulam, 专指宫廷近侍奴隶和禁卫军奴隶。见张广达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撰写的《伽色尼王朝》词条。
^⑤ dirhem, dirham, 汉语音译又作“迪尔汗”, 中亚银币, 每枚重约3.2~3.5 克。另说每枚重量为2.97 克或其以下, 因冲制的国家和时间而不同(见《伊斯马德史》(أبواب نـ أأأأ) 阿林兹(А. А. А. А.) 俄译本增订版, 第958 页, 莫斯科, 1969 年)。
^¼ Tirmigh, 《新唐书》作怛没, 《元史》作忒耳迷, Termez, 今汉语音译为铁尔梅兹或捷尔梅兹(此为俄语读音)
^½ Khuttalan, 《新唐书》作骨咄。

势,占领并洗劫了这座城市,随即向布哈拉进军。围攻沛肯城的时间很长,据一种记载是 50 天,另一种记载是 10 个月。但是屈底波离开沛肯不到 5 法尔萨赫(大约 30 公里),这个城市的居民就起义了,杀光了阿拉伯的驻防军。屈底波又第二次攻占沛肯,彻底把这座城市毁坏,杀光所有男人,把妇女和儿童变为奴隶。侵略者在这里掠夺到空前之多的战利品。战利品最重要的部分是大量的武器和盔甲。这些军器的质量特别好,因为从那时起在阿拉伯的诗作中“粟特”一词作为形容特别不可比拟的技巧的修饰语使用。根据史书记载,屈底波的军队在侵占沛肯前只有 350 套盔甲。因此他坚决主张,在沛肯缴获的军备不属于分享的战利品,用以武装自己的战士,从而极大地加强了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

粟特诸国的一些统治者向突厥人求援,布哈拉附近的拉米坦(Ramitan)集结着抵抗阿拉伯的联军。经过激战,阿拉伯军队被围困。屈底波秘密派人挑拨粟特国王反对突厥人,又挑拨突厥人反对粟特国王,结果联军分裂。与此同时,屈底波的增援部队也到达,他才突破重围。但阿拉伯军队遭到巨大的损失,迫使屈底波暂时放弃了征服河中地区的计划,返回木鹿。

708 年屈底波率领生力军再次进入河中地区。尽管粟特居民顽强抵抗,他还是到达了布哈拉地区,攻下拉米坦;但攻夺布哈拉没有成功。屈底波遭受惨败后,秋天又被迫回到呼罗珊。

709 年,屈底波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又渡过阿姆河抵达布哈拉郊区。布哈拉居民像从前一样,向粟特人和突厥人求援。一场非常残酷的会战展开了。屈底波宣布,谁交一个敌人的头颅来就赏给 100 迪尔赫姆。在阿拉伯军队的大本营里矗立着一座用河中地区战士的人头垒成的“金字塔”。^[2](P.311)]但是这并不能摧毁布哈拉保卫者的抵抗意志,他们给阿拉伯军队以有力的打击。屈底波担心失败,又采取其惯用的计策。他向撒马尔罕粟特国王塔尔洪(Tarkhun)秘密派去自己的代表,他对国王说,阿拉伯人过些时候就离开,那时突厥人就会攻击塔尔洪,因为粟特是如此的富饶和美丽,以致他们想侵占它。昏庸的粟特国王塔尔洪通知突厥人撤军,联军解体。于是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布哈拉。屈底波同塔尔洪签订了和约,从国王最亲近的成员中带走人质,并确定了贡赋总额。

710 年粟特国王塔尔洪依照条约交纳贡赋,这引起撒马尔罕一些贵族的不满,塔尔洪被废黜,他在绝望中自杀。古列克(Gurak)成为粟特的新国王。

此时花刺子模境内爆发了人民起义。屈底波借口支援花刺子模沙,带领军队进入花刺子模。712 年花刺子模沙同屈底波签订和约,为了报答他血腥镇压起义者而贡献一万头牲畜。从此花刺子模沙承认

了阿拉伯的统治。

屈底波在征服花刺子模之后,便率军向撒马尔罕进军。花刺子模和布哈拉国王的军队也加入阿拉伯的进军。而撒马尔罕新国王古列克的地位尚未巩固,塔尔洪虽死,但粟特地区留下了一个亲阿拉伯的强有力的贵族集团。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可能是品治肯特大公德瓦什提奇(Dewashtich)。塔尔洪自杀后,他庇护塔尔洪的幼年的儿子们,自己采用了“粟特国王、撒马尔罕之主”的称号(从穆格山粟特文书中得知)。^[2](P.312)]屈底波宣称,他来到这里是为塔尔洪的死报仇。这使被推翻国王的拥护者积极起来,同公开的亲阿拉伯分子联合起来。古列克及其领导的撒马尔罕保卫者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和困难。

城市保卫者以顽强的战斗给阿拉伯人造成很大的损失,同时也向石国王、突厥可汗、费尔干伊赫希德求援。他们决定支持粟特,派出了由王子和勇敢的青年战士组成的骑兵部队,可汗之子任统帅。但是屈底波得知了联军的行动,派出最精锐的军队埋伏等待。联军落入埋伏圈,粟特军队赶往解救,均被粉碎。阿拉伯人砍下被杀死者的头颅,在耳朵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带在腰上,返回自己的营盘。一个参加战役的阿拉伯人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腰上不挂着有名望的敌人的头……我也拿着最好的武器、贵重的织品、黄金腰带和华美的马匹,于是屈底波把这一切都奖给了我们。粟特人因此而气馁,屈底波把石弩对准他们开始射击,他经常不断地同他们战斗。已站到他的方面的布哈拉人和花刺子模人,激烈地[跟粟特人]战斗,为他们(阿拉伯人,——引者注)做出榜样。”^[2](P.313)]阿拉伯军队处于优势,逼使粟特军队撤到撒马尔罕城内。阿拉伯的破城机日夜攻凿城墙。粟特人英勇地防守了一个月,城市终于陷落。古列克被迫签订极其残酷的条约,必须一次交付 200 万迪尔赫姆和 3 000 个成年奴隶,交出拜火庙的宝藏,以后每年交纳 20 万迪尔赫姆。此外,根据先决条件,撒马尔罕人必须在自己的城内为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并且不准驻有粟特人军队。屈底波批准古列克为“撒马尔罕、渴石、那色波之主”,从而古列克成为他的附庸。屈底波惧怕粟特人民起义,在城里驻扎下自己的部队。但在他离开之后不久,撒马尔罕人即举行起义;突厥可汗也向阿拉伯军队进攻。次年,即 713 年屈底波率领阿拉伯主力部队到达,才把驻防军从覆灭中解救出来,撒马尔罕人的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712—713 年间,反阿拉伯联盟形成。它由突厥汗国和三个大的、当时还未归属阿拉伯的国家——粟特、柘支(石国)和费尔干组成。德瓦什提奇在古列克投降并得到阿拉伯承认为粟特国王后,认为加入反阿拉伯斗争对自己有利。他向柘支和邻近区域派

出名叫法图法伦的使者。在穆格山文书中保存这位从柘支返回的使者的报告。它生动地直接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复杂而紧张的形势。法图法伦呈报给德瓦什提奇并称他为“君主”，写道：“君主，我从这里到达柘支国主那里。君主，我于是向吐屯（柘支统治者）递上书信，我并且完整地、一点也没有遗漏和歪曲地向吐屯和‘辅臣’讲了必须要口头表达的话。君主，给可汗的书信和给费尔干国王的书信我已通过费尔干图图克（官号）转交费尔干国王。君主，我之所以不能前往，君主，是因为听说，完全不能见到可汗。君主，我从吐屯和‘辅臣’那里得到书信和答复……而苏对沙那地区全部放弃了。君主，我单独一人，没有伴侣，君主，我因此不敢前去。君主，因此我又回到柘支。君主，因此我诚惶诚恐。君主，吐屯按照同阿拉伯人的停战协定后退了。君主，按照停战协定扎姆拉瓦兹和波斯统帅退走了，——据传闻，为得到赎金和使军队避开阿拉伯人……君主，吐屯同塔尔班德签订协议，君主，他得到了全部土地。君主，据传闻，‘停战’使‘辅臣’很忧愁，同时他也害怕你，因为他从未到过你这里。”在结尾部分说到报告是通过哪条路线转送给德瓦什提奇的——经过坎德（现今卡尼嫫达姆），然后大概是经过伊斯法腊（位于马特恰），再往后沿着泽拉夫珊河谷到达德瓦什提奇府邸。这位吐屯，在《新唐书》称为石国王莫贺咄吐屯。

尽管粟特，特别是其山区和撒马尔罕，还没有完全降服，但是屈底波决定对反阿联盟的成员国——费尔干、柘支进行打击。713年他集结了大量的军队，分作两路。一路向柘支进军。另一路向和毡和费尔干进军。北路军占领了柘支，烧毁了它的大部分居民点。南路军占领了和毡，并到达渴塞。在这里两路军队汇合。屈底波虽然取得胜利，但是费尔干和柘支的抵抗力量并没有被摧毁。

第二年，即714年，屈底波又一次猛击柘支。他把它变成自己的大本营，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白水城（Isfijab，现今哈萨克斯坦之希姆肯特附近）进军。屈底波占领白水城后，切断了突厥军队南下的通道。715年初，屈底波再次进攻费尔干。

但就在这时，苏来曼继位伍麦叶王朝哈里发（715–717年），屈底波深知新任哈里发对自己怀有敌意，便举家迁往费尔干，脱离哈里发的统治。但是经过10年血战吃够苦头的阿拉伯军队不愿再为他送命，便杀死了他及其家人；从而阿拉伯大规模的对中亚征服性的扩张基本结束。

三 中亚各部族反抗伍麦叶王朝的统治与伊斯兰化开始

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在中亚所有的城镇都布置了自己的驻防军，用以控制当地居民的徭役和征收捐

税。屈底波在征服撒马尔罕后，当他离开该城时对统率阿拉伯驻防军的亲兄弟下了这样一道命令：“任何一个多神教徒在进入撒马尔罕的某一城门时，要先交到他手中一颗泥印，否则不许进城，如果在他出城之前泥巴已干了——杀死他；如果在他身上发现有铁刀——杀死他；如果关城门后夜间在城里发现有什么人——杀死他。”^①（P.317）阿拉伯军队强迫被征服国家的居民接受新的信仰，摧残被他们征服的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他们必须供应奴隶、女奴、牲畜、粮食、织造品和各种商品，保证阿拉伯驻防军的一切需要。阿拉伯贵族侵占了最好的耕地、水利设施，并征收城市的贡赋。一部分阿拉伯战士定居在从当地居民那里夺来的水浇田地上。

阿拉伯征服者在大肆掠夺战利品之后，又向当地居民征收苛捐杂税：土地税（kharaj，哈拉吉），高达收获量的一半；人头税（jizyah，吉兹亚），最初只是向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征收；此外还向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其它捐税。居民还服强迫性的劳役：修建官员的府邸、驻军的防御工事等。

在木鹿、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阿拉伯驻防军和行政机关住进民房，名义上是监督居民履行伊斯兰教规；实际上征服者往往变成住宅的主人，经常役使原来的房主。

阿拉伯哈里发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以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在阿拉伯开始深入之前，中亚没有统一的宗教，除广泛流行的拜火教之外，还有基督教、佛教、摩尼教。哈里发宣布所有这些宗教为邪教，予以取缔。为使其它宗教的影响化为乌有，哈里发历任总督到处毁灭中亚各民族的宗教文化，特别是拜火教的文化。结果河中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宗教的，而且连世俗的，其中包括粟特文字的作品，几乎全部消失。皈依伊斯兰教的当地居民，起初享有颇大的优待，甚至付给履行伊斯兰教规的人钱币。而拒绝奉信伊斯兰教的人每年要交纳人头税。这些措施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但是大多数人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在很长的时间里还秘密奉信自己原先的宗教。

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年）宣布进行改革：新皈依的穆斯林同阿拉伯人穆斯林一样，既不要交纳土地税，也不要交纳人头税；禁止阿拉伯人继续侵占土地。这必将减少了当局的财政收入，呼罗珊总督下令：只有接受割礼和熟悉《古兰经》的新皈依的穆斯林才能免交人头税。这实际上使哈里发改革成为一纸空文。然而，这时中亚的贵族也宣布自己是穆斯林，拒绝交纳捐税，于是同地方当局发生冲突。备尝恐怖和压迫的人民群众站在中亚贵族方面。一个

^① Имя Давид, 俄文多义：主人、老爷、君主、国王、统治者、主宰者、绅士、先生、君。结合德瓦什提奇给自己的称号，汉译为国王。此据利弗希茨（Лифшиц, Ю. И.）的俄译文，转引自加富罗夫：《塔吉克》第315页。

流言在广泛传播:阿拉伯的强盛结束于回历 100 年,即 718—719 年。这促进了人们的反占领者的行动。于是古列克再次起来反对阿拉伯人。从前相互为敌的粟特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对阿拉伯征服者,呼吁突厥给予支援。

粟特人起义于 720 年初,突厥可汗派出军队支援。联军大败阿拉伯军队。起义的烈火几乎燃遍整个粟特地区,只在边远地方还有阿拉伯驻防军,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向起义者交纳战败赔款和人质。721 年阿拉伯伍麦叶王朝任命萨亦德·哈拉希(Sa'id b. 'Amir al-Harashi)为呼罗珊的新总督,他在此前以残酷地镇压伊拉克的人民起义而出名。新总督开始同起义者谈判,马上一部分贵族背叛起义。这些叛徒中也有粟特国王古列克,他不仅转到了阿拉伯方面,而且还承担了同阿拉伯人一起反对自己臣民的义务。然而大部分起义者决定不投降,而逃到当时阿拉伯统治范围之外的区域去。

费尔干就是这种区域。国王阿鲁塔尔(Alutar)允许粟特人避难,并答应给予保护。但是当起义队伍向费尔干进发的时候,阿鲁塔尔背信弃义地同阿拉伯人谈判,出卖了起义者。他通知粟特人说,他们对他们承担的义务是在他们躲进伊斯法腊的一条峡谷之后的 20 天或 40 天后才开始生效。当粟特人和阿鲁塔尔进行交涉时,阿拉伯军队到达了粟特人临时驻扎的和毡跟前。

粟特人坚守和毡城。起初阿拉伯军队攻城失败,但当阿拉伯主力部队到后,架起破城机,城破在旦夕。粟特起义者接受了阿拉伯的条件:返回粟特、交纳土地税和释放阿拉伯战俘。粟特人被解除武器后,阿拉伯军队便开始了屠杀。粟特战士死得很英勇:他们用木棒抵抗,全部被屠杀。活下的只有 400 名粟特商人,他们交出了大量的商品做赎金。和毡的百姓也遭受灾难:阿拉伯军队首领下令,在和毡庄稼人的脖子上打上铅封——铅印;稍不驯服者即予被杀死。^[2](P. 320)

722 年,德瓦什提奇带领着这些起义者从品治肯特沿着泽拉夫珊河往上走。阿拉伯军队(包括中亚地方领主的军队)追逐起义军。德瓦什提奇的军队被包围于阿巴尔加尔(Abargar)城堡¹中,不久粮食缺乏,德瓦什提奇提出谈判,结果:一百家被围困者,其中包括德瓦什提奇本人的生命得到阿拉伯军队的保证。但是征服者在这里再次背信弃义:德瓦什提奇很快被残忍地处死——钉十字架上,而把砍下的头颅送给伍麦叶王朝统治者。

这次反抗阿拉伯起义被极其残酷地镇压下去。

许多当地统治者和迪杭也被杀死,他们的领地被阿拉伯军事长官侵占,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并强迫伊斯兰化。

中亚一些城国的统治者在 720—722 年大规模的反抗阿拉伯起义失败后也没有放下武器,其中甚至有以前曾向侵略者低过头的人。723 年费尔干国王阿鲁塔尔起兵反对阿拉伯人。费尔干军队同突厥人和柘支人一起打得侵略者大败,从和毡一直追击到撒马尔罕。以后在粟特又爆发了起义。斗争时而平息,时而激烈,互有胜负。

阿拉伯伍麦叶王朝于 725 年决定开始对珂咄罗(Khuttalan)进行强烈的军事行动。呼罗珊总督阿萨德·伊本·阿布拉达赫(A sag ibn Abdallah)在收复巴里黑之后,开始向珂咄罗进军。阿拉伯军队遭到珂咄罗国王和突厥可汗联军的迎击,阿拉伯军逃遁,阿萨德狼狈地回到巴里黑。该城居民编唱小曲,嘲笑他:

从珂咄罗你回来,
名誉扫地你到来,
遭到惨败你归来,
衰竭惊恐你到来。^[2](P. 321)

惨败教训了阿拉伯征服者,有十多年不敢再进入珂咄罗。阿萨德·伊本·阿布拉达赫在充分准备后,于 737 年才率军进入珂咄罗。开始他取得一些优势,但当突厥可汗知道阿拉伯入侵的消息后便率领大军来支援珂咄罗。阿萨德·伊本·阿布拉达赫撤退,渡过喷赤河,阿拉伯军队丧失了全部辎重。突厥和珂咄罗联军渡过河,但没有乘胜追击阿拉伯的主力部队,直取巴里黑,而是占领一些城镇,把兵力分散于吐火罗斯坦各地,给敌人喘息和集结兵力的机会。联军在这种情况下同阿拉伯军队发生战斗,结果失败。珂咄罗的首领巴忒儿达干(Badr-Tarkhan)陷于重围,不得不进行谈判。阿拉伯允诺不伤害巴忒儿达干,但这是欺骗:同德瓦什提奇的遭遇一样,誓约被撕毁,于是巴忒儿达干被残虐地处死。随后阿拉伯军队占领了珂咄罗。

珂咄罗统治者的一位后裔被迫进入费尔干。在阿拉伯人的追捕下,他又从这里逃到苏对沙那。他和他的伴侣带着许多偶像,于是把它们安置在苏对沙那。苏对沙那统治者依靠小领主——迪杭的支持,特别是依靠爱好自由的庄稼人——社员的同情和积极斗争,一直到 8 世纪末没让阿拉伯侵略者进入自己的领地。

728 年和 736—737 年,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居民在突厥可汗的军队支持下,前后两次起来反对阿拉

¹ 阿巴尔加尔城堡,今称穆格山城堡(the castle on Mount Mug)。这座城堡在阿拉伯征服后被废弃,其遗址在今塔吉克斯坦彭吉肯特之东南。1933 年在城堡废墟中发现 80 多件文书及其它文物;1947 年开始遗址的发掘,至今尚在进行。这座城堡中发现的文书,通称“穆格山文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伯征服者。733—734年中亚地区的大旱,引起大饥荒,加强了人民群众反抗征服者的情绪和行动。在哈里发希沙木时代(724—743年)粟特的多数居民在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不交纳人头税。哈里发国家的国库这时非常拮据,为了增加收入,哈里发于是下令:所有皈依伊斯兰教者要交纳补充税,愤怒的居民把书信送到哈里发国家的首都,指出补充税是非法的,因为它与教徒免交人头税的允诺是矛盾的,要求希沙木收回成命;但是遭到拒绝。于是粟特人宣布与伊斯兰教脱离关系,又回到自己古老的信仰。他们向突厥求援,并起义反对哈里发国家的统治。起义规模很大,整个河中地区除撒马尔罕和达布西亚(Dabusia)外,都回到起义者的手中。

呼罗珊和河中地区情况的复杂性逼使哈里发在短时间内在这里更换了几个总督。最后,在738年,纳赛尔·伊本·塞亚尔(Nasr ibn Sayar)出任呼罗珊和河中地区的总督。他曾长期在呼罗珊从政,参加过屈底波的征服战争。738—739年,新总督三次出兵河中地区镇压当地居民的起义。纳赛尔·伊本·塞亚尔深知只靠武力不能征服当地居民,必须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建立正常秩序。他一方面建立了征收税赋的固定程序;另一方面力求同当地贵族建立亲密的关系,以便在他们协助下使这一地区服从统治。他娶了布哈拉—胡达特的女儿,并鼓励部属也这样做,同河中地区的显贵人物结为姻亲,通过这种政治姻亲关系,使当地贵族站到自己方面,从而影响广大人民群众。

阿拉伯进入中亚,其影响是巨大的。从此中亚地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哈里发国家境内的民族形成、语言和文化的进程是很复杂和矛盾的。在近东和北非,较多的民族实体在阿拉伯化。在其它被征服的地区,居民虽保持着母语,但也发生了伊斯兰化,同时阿拉伯语也在传播,它被认为是神圣的:只有知道这种语言的人,才能读《古兰经》和神学文献。就像中世纪西欧的拉丁语一样,阿拉伯语在哈里发国家境内成为几乎包罗万象的科学语言。

9—12世纪哈里发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与同时代欧洲的文化相比要高。哈里发国家各民族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是对世界各民族转播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学术,特别经过哈里发国家学者创造性加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学术。他们的著作和活动促进了欧洲人对东方各民族文化成果的了解。这样一些中亚学者,如法拉比、比鲁尼、伊本·西那,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不仅对哈里发国家的文化和科学,而且对全人类的文化和科学都是极大的贡献。医学著作和数学论文、天文图表和各种语言的阿拉伯译文都渗入进

欧洲,并且在若干世纪里它们是最权威的指导书。在西欧文学的发展中东方的作用是颇大的;甚至有这样一种假说:韵脚是从阿拉伯语的诗作移植到罗曼语的诗作中。

加富罗夫在总结中亚归并于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后果时说:“总之,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亚并入哈里发国家归根结底是促进了封建制的加速发展、中亚各民族的团结、割据势力的削弱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并根据它的类型后来形成了一些中亚地方国家。此外,它一方面最初带给地方经济和文化颇大的损失;一方面又有利于今后不同民族之间往来最广泛的发展,在这种基础上产生了9—11世纪的中亚和整个近东的辉煌的文化综合体。”^{[2](P. 324)}加富罗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做出的这一结论,经过30多年来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公允的,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

四 阿拔斯王朝

(一) 阿拔斯王朝兴起

对伍麦叶王朝政策和措施的不满情绪,不仅笼罩着被征服各民族,而且也笼罩着哈里发国家的阿拉伯居民。这与当时在阿拉伯部落中已进行着的阶级分化、氏族关系的瓦解、财产不均等的加剧发展有密切关系。首先在政治上对伍麦叶家族执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主要有两派:一派是哈瓦利吉派,是由对阿拉伯贵族不满阶层的代表人物组成。他们反对哈里发政权的继承原则,并提出如下公式:“与安拉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不同的,不是哈里发。”他们认为,教团选举的哈里发,如果他不称职,教团也可以将其免职;在穆斯林教团的内部应该完全平等。后来,它把广大皈依伊斯兰的非阿拉伯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同情感吸引到哈瓦利吉派方面来。在7—9世纪哈瓦利吉依靠人民群众,表达了激烈的社会政治观点。另一派是什叶派(阿里派),它最初代表一些古老的麦加—麦地那氏族上层分子的利益。他们承认哈里发政权的继承原则,但是认为阿里——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兄弟和女婿(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丈夫)——的后裔是先知的合法继承者。阿里和他的小儿子侯赛因在内訾中被杀死,成为殉教圣徒,是反对伍麦叶王朝的旗帜。后来,什叶派的主张及其对阿里的崇拜成为伊斯兰教内许多反对派和宗派的主义。特别是什叶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即利用被哈里发政权征服的各民族上层的好感,他们把什叶派看作削弱外来压迫的手段之一。

大约从718年开始,阿拔斯(先知的叔父)的后裔展开了反对伍麦叶王朝统治的秘密宣传。阿拔斯家族断言,哈里发王位的权利属于哈希姆氏族,即先知所属的氏族。但是他们通常不具体宣布这个氏族

中谁应该是哈里发,因而能够同什叶派联合,而什叶派也认为阿拔斯家族的行动对他们有利。

在 8 世纪 40 年代麦尔旺二世统治时代(744—750 年),对伍麦叶王朝政策普遍的不满特别严重,图黑沙达由增加土地税以及在进行大建筑工程中普遍强制使用地方居民劳力所引起。哈里发麦尔旺二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巩固伍麦叶王朝的统治:伍麦叶王族全体成员从大马士革迁居到哈兰城(哈里发国家的新首都),下令毁掉除防御拜占廷的中心安提奥希亚外一切堡垒,拆除所有城墙。对伍麦叶王朝的普遍不满超出了可能的范围,于是在哈里发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哈里发宫廷近卫军的哗变。

阿拔斯家族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伊玛目伊布拉欣·伊布·穆罕默德掌握了反伍麦叶王朝宣传的领导权,向哈里发国家各地分派出许多传教士,他特别注重东方各省。阿拔斯家族宣布,从伊斯兰教出现之日的 100 年来穆斯林所遭受的灾难,都是由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所造成。他们答应人民,如果推翻伍麦叶王朝的统治,将减少土地税和其它捐税,停止强迫农民参加建筑工程,给予地方居民以政治权利和允许他们在哈里发国家参政。

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反对伍麦叶王朝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地方贵族,他们希望在阿拔斯家族改革成功的情况下能够参预对本地区的统治。阿拔斯家族的特使还在哈里发希沙木统治时期(724—743 年)已出现于呼罗珊。阿萨德·伊本·阿布达拉赫任呼罗珊总督时期(735—738 年)将几个阿拔斯家族的特派员砍去了手脚。其后呼罗珊总督纳赛尔·伊本·塞亚尔(738—748)也坚决迫害什叶派。

在 8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艾卜·穆斯林(Abu Muslim)掌握了同伍麦叶王朝斗争的领导权。他是阿拔斯改革的首创人,以后获得了极大的名声。艾卜·穆斯林出身农民,他在青年时代曾是奴隶。在呼罗珊的中心城市木鹿附近艾卜·穆斯林展开对什叶派和其他不满的人士的秘密招募;他以“先知家族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这一称号是阿拔斯家族给他的,他为他们的利益进行宣传。当基础打好之后,747 年 7 月 9 日艾卜·穆斯林号召人民进行公开的斗争,举起黑色的旗帜——阿拔斯家族选定的颜色。艾卜·穆斯林的号召无论在阿拉伯人中,还是在哈里发国家统治下各民族中都获得很大的成功。东方各地的人们向着艾卜·穆斯林奔来。他们都把自己的衣

服染成黑色。他们甚至把木棒槌也染黑了小半截。这些人骑着马、驴而来,或者步行,赶着驴子,喊它们‘哈罗——麦尔旺!’他们嘲笑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麦尔旺二世,把驴子叫麦尔旺。他们的人数有 10 万。也门阿拉伯人的部队也在黑色的旗帜下急行军,他们的起义在此不久前被镇压过。希望改善自己境况的奴隶也加入到艾卜·穆斯林的军队。

哈里发把与艾卜·穆斯林斗争的任务交给呼罗珊总督纳赛尔·伊本·赛亚尔。他妄想联合阿拉伯人反对他。阿拉伯的部落贵族长期以来处于不断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而此时正值特别激烈。由于阿拉伯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也正在激烈地进行中,阿拉伯的下层人民群众失去生活保障,他们也走到了艾卜·穆斯林的旗帜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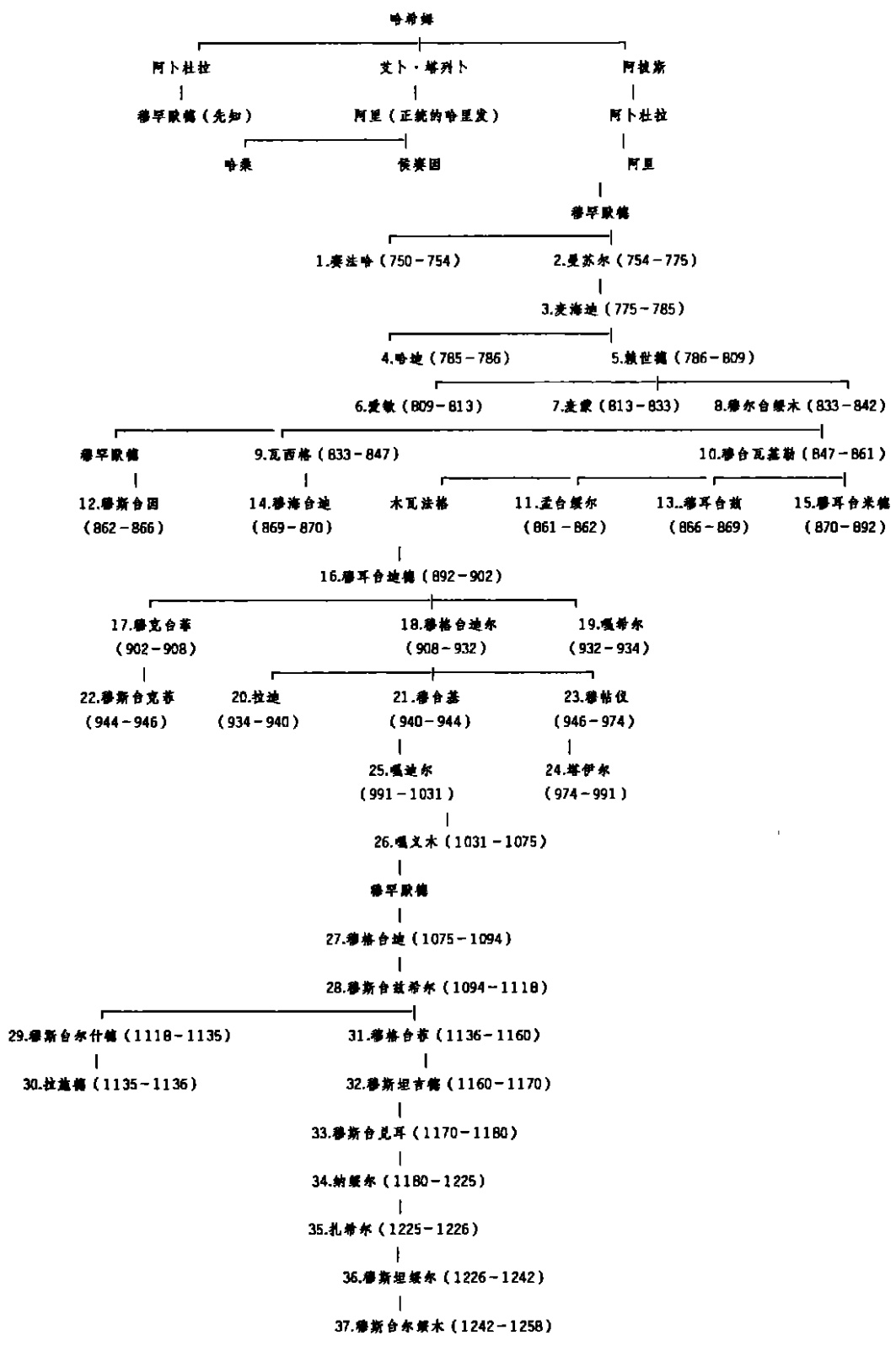
748 年初,纳赛尔·伊本·塞亚尔被迫把呼罗珊的首府木鹿城让给起义者,奔向内沙布尔(Nishapur)。艾卜·穆斯林的一位将军,奉命追击纳赛尔,把他打得惨败。这次战斗决定了伍麦叶王朝的命运。尽管哈里发麦尔旺二世动员他的全部兵力,击溃了起义者,公开处死伊玛目伊布拉欣·阿拔斯——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挽救伍麦叶王朝。起义者在伊拉克给予王朝的军队几次毁灭性的打击,并占领了伍麦叶王朝最大的中心大马士革。

艾卜·穆斯林的军队基本上是在东方各省募集的,有当地居民,也有对伍麦叶王朝政策不满的阿拉伯人。750 年他击溃了伍麦叶王朝最后的军事力量;阿拔斯家族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新王朝。因其尚黑,汉文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存在时间很长,从公元 750 年至 1258 年。但是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哈里发并不都是掌握实权者,特别是在穆台瓦基勒(847—861)被近卫军杀害之后,哈里发的废立多由近卫军将军决定,大多数哈里发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国势日衰,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解体;在各地出现了一些独立的穆斯林王朝。从 10 世纪 40 年代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先后在布韦希王朝、塞尔柱王朝、花刺子模沙等势力的控制下生存,直至被旭烈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消灭。然而,阿拔斯王朝的后裔,还不断为各种政治势力扶植起来,用以号召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麦鲁克王朝苏丹拜伯尔斯在开罗扶植的哈里发,其世系从公元 1261 年延续到 1517 年,被奥斯曼帝国所结束;但是史家一般并不将其视为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的世系复杂,根据前人研究成果¹,见表 3:

¹ 本表主要是依据希提《阿拉伯通史》所列各世系表编成。见马坚汉译本,第 335、345、557、561、565、574、581 页;并参照博斯沃思(C. E. Bosworth):《伊斯兰王朝》(The Islamic Dynasties)第 7—10 页,1980 年修订版,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第 597—598 页,下卷第 641 页,商务印书馆,1997 年。伊朗学者阿巴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伊朗通史》上册,叶奕良汉译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上册第 113—114 页的列表略有不同:赛法哈在位截至与曼苏尔在位开始年代为 753 年,曼苏尔在位截至与麦赫迪在位开始年代为 774 年……相差一年者诸多,这与伊斯兰纪年换算公元年代有关;又将仅在位一天的阿不杜劳·穆勒塔朝列为第 19 任哈里发。

表3 阿拔斯王朝世系与在位年代表



(二) 中亚各部族反抗阿拔斯王朝的斗争

阿拔斯家族取得政权后,对帝国臣民的统治和剥削并未减轻。这个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自称赛发哈(Al-saffah,意为屠夫)¹,“新王朝比旧王朝更加依靠武力。刽子手杀人时当毯子用的皮革,在伊斯兰史上初次铺在哈里发的旁边,成为宝座不可或缺的附属物。”²(P.335)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并不履行对人民的诺言;被这个王朝委任为呼罗珊总督的艾卜·穆斯林也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于是粟特人民也用武力抗议统治者的失信。

沙里克·本·谢赫(Sharik b. Shakh)领导了这次起义,队伍迅速扩大。艾卜·穆斯林派去军队镇压,在布哈拉-胡达特的支援下起义被镇压下去。撒马尔罕的起义也遭到残酷的镇压。其后艾卜·穆斯林又利用唐朝驻西域将领的过错而引起当地统治者的不满,派部将率军于751年在怛逻斯打败唐朝军队,把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统治扩大到锡尔河流域。尽管艾卜·穆斯林为阿拔斯王朝竭诚效力,功勋卓著,但是哈里发并不相信他,深恐他觊觎最高统治权。755年哈里发曼苏尔召见艾卜·穆斯林,便在宫中杀害了他。希提对曼苏尔的评价是:“他是阿拔斯王朝最伟大的哈里发,也是最不讲道义的哈里发。”³(pp.337~338)

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状况比伍麦叶王朝时代更加艰难。地租主要是实物形式。旱田交租为收获量的一半,水浇田为1/4至1/3。有时利用穆斯林太阴历和农业太阳历的不一致,一年收两次税;收税时还要额外勒索。⁴(P.396)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进程的加快,名义上是哈里发所有、而实际上颇大部分已被贵族所占有的土地,分成小块,依据分成制地租办法交给小农使用。从前自由的公社社员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变成分成制的农员;此外还有分成制的奴隶,即被解放的奴隶或者从事农业的奴隶。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继承了萨珊王朝的传统及其宫廷的豪华生活。上行下效,地方贵族也不落后于。许多建筑物——宫殿、堡垒等修建起来。同这些建筑有关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农民肩上。城市手工业者遭受着半封建的剥削,大量的捐税和官吏的专横暴虐使他们破产。实物税的沉重负担也加到游牧部族的身上。

所有这一切使人民难以忍受,不断反抗,终于形成了大规模的起义——苏木巴德^④领导的起义。苏木巴德是艾卜·穆斯林亲近的信徒。755年在“我们要为艾卜·穆斯林流血复仇”的口号下起义,他成功地把各阶层的大量拥护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一些拜火教徒和马兹达克教派(胡拉玛派^⑤)的信徒也加入到他的队伍里。起义席卷了包括呼罗珊和塔巴里斯坦^{1/4}在内的广大地区。阿拔斯王朝用很大气力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苏木巴德失败,本人被处死,妻子和孩子被卖作奴隶。在起义失败后苏木巴德的信徒们继续进行着秘密活动,宣传艾卜·穆斯林将要回来“公正地治理世界”。

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愤怒,在8世纪70年代再次形成反对阿拔斯王朝的大规模起义。木鹿的手工业者穆坎纳^{1/2}领导了起义。他是艾卜·穆斯林的军事长官之一,参加过反对伍麦叶王朝的运动。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马兹达克教派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总督得知穆坎纳传教的情报后便逮捕了他,作为国事犯解送巴格达进行审判。但是穆坎纳从巴格达监狱中逃出来,历尽艰险回到木鹿。在这里他募集信徒,于776年分派他们到中亚各地区号召起来反抗外来压迫。地方官更加紧追捕穆坎纳,在阿姆河岸上布置了大量的骑兵部队,日夜巡逻放哨,不让穆坎纳从木鹿进入粟特,这里他的拥护者的人数日益增多。统治者深恐穆坎纳进入河中地区,情况将会更为严重。然而,穆坎纳成功地带着几十名拥护者渡过阿姆河,秘密进入粟特。粟特的多数村庄转到穆坎纳的信仰方面,于是布哈拉的村庄中许多人成为“异教徒”,“异教”公开出现。群众承认穆坎纳教义的基本原因在于:它要求消灭财产上的不平等和反对阿拉伯人的统治。穆坎纳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公开的起义,在短时间内席卷了整个河中地区。

起义者的大本营设在布哈拉附近的纳尔沙村。布哈拉统治者集结了阿拉伯人组成的兵力,同布哈拉贵族的部队联合,推向起义军。776年4月阿拉伯部队与起义军在纳尔沙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穆坎纳失败,阵亡了700人。但是阿拉伯这次胜利并不能根本上改变河中地区的形势。起义军很快又占领了布哈拉的四郊。

哈里发麦海迪看到起义在扩大,急忙从巴格达来到内沙布尔,采取加强对穆坎纳运动斗争的措施,

¹ 此为多数学者的说法。纳忠先生不同意此说,在其专著《阿拉伯通史》专门有“正名”一节,指出:“阿拉伯史书中首称艾卜·阿拔斯为‘赛发哈’者,为10世纪历史学家马斯欧迪(《黄金草原》卷二)……况且自称‘我是屠夫’也并非实情。”他又说:“‘赛发哈’一词,另含‘仁慈者’、‘慷慨者’之意。”其依据是艾卜·阿拔斯在一次演说中自称“我是赛发哈”。原文这样:“库法人啊!你们爱戴我,我将对你们每人增加100个迪尔汗的奖赏,我是赛发哈。”(详见上卷,第426~428页)。

^④ Sumbad,《中亚文明史》第3卷汉译本作新巴德,见第396页。

^⑤ 这一名称起源于马兹达克的妻子名字胡拉玛。据传说,她在马兹达克教派被粉碎时得救,以后继续宣传马兹达克教派的思想。见加富罗夫:《塔吉克》第328页注释62。

^{1/4} Tabaristan,今伊朗德黑兰以北、沿里海地区。

^{1/2} 穆坎纳(muqanna),阿拉伯语意为“用布遮盖着的”。他拥有这一称号,是因为他在脸上遮着一块绿布。他的名字是哈希姆·本·阿其木(Hashim b. Hakim)。

命令呼罗珊长官立即向布哈拉统治者派出援兵。呼罗珊派出阿拉伯人组成的援兵，长期不能围困住纳尔沙。起义军用不断的袭击使阿拉伯军队困意不堪，不增加兵援就不能再进行军事行动，阿拔斯王朝从巴里黑又调了7 000 人的军队；但是军事长官慑于起义军的威力，不想同他们交战。最后呼罗珊长官派出预备队，使哈里发派到河中地区的部队人数几乎扩大一倍。但是阿拉伯军队还在途中就被起义军击溃。巴里黑和木鹿之间的交通线已被切断。阿拉伯军队指挥者向纳尔沙集结了所有一切军队和军事器械。但是阿拉伯军队4 个月还未能围困住纳尔沙。被不断的武装冲突弄得精疲力尽的双方开始和平谈判。在签订和约的时候，阿拉伯军事长官背信弃义地杀害了起义军领导人，乘机粉碎了纳尔沙的起义军。

然而，起义又在中亚的其它地区爆发，斗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了。穆坎纳起义在第一阶段曾得到了某些粟特贵族的支持，但是在第二阶段被起义所吓坏的贵族则完全转到阿拔斯王朝方面；而粟特农民则仍然大量地参加起义。‘白衣人’（穆坎纳的拥护者穿着白衣，以示与尚黑的阿拔斯王朝对抗）成为河中地区的主人，而称为“正统信徒统治者的果园”的呼罗珊与河中地区变成为独立于哈里发国家之外的地方。

哈里发麦海迪把呼罗珊总督撤职，任命穆阿兹·伊本·穆斯林（Mu'az b. Muslim）为新总督。777 年穆阿兹在布哈拉和木鹿之间的地区募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去支援顿挫在撒马尔罕城下的阿拉伯部队，撒马尔罕已被起义者占领。起义军在沛肯附近的平原上迎战穆阿兹的军队，并给予一系列的毁灭性的打击。结果穆阿兹不能继续向撒马尔罕进军，便转向布哈拉方面。直到第二年阿拉伯军队才占据了撒马尔罕。

778 年斗争的第三个阶段开始。当时起义军的基本力量集中在渴石附近的萨纳梅山堡垒。穆阿兹的军队围困了这座堡垒，强攻不下而撤围。哈里发麦海迪因此免除穆阿兹呼罗珊总督职务，而任命穆赛亚布·伊本·祖海尔（Musayyab b. Zuhayr）新总督。新总督经过多年的血战，只是依靠在军队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才摧毁了穆坎纳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抵抗。783 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起义军的堡垒。堡垒的全体保卫者都被处死。穆坎纳本人不愿投降而自杀。但是在他死后的许多年间，中亚各地仍有一些‘白衣人’不断起义。

在河中地区居民进行起义的年代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人民起

义在 20 多年间前仆后继，充分展示中亚各民族英勇顽强和爱好自由的品格及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天才。

在伍麦叶王朝时期的起义基本上是反对外来征服者的统治，因此它通常是由当地贵族领导。而在阿拔斯王朝时代的起义不仅反对统治王朝而且也反对支持王朝的当地贵族，起义队伍主要是劳动人民组成，首先是农民，其矛头指向日加惨重的封建奴役。以穆坎纳起义为代表的河中地区人民起义在中亚各民族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促进了劳动人民的阶级自觉，培养了人民群众激愤和爱好自由的精神，并且教训了封建主，逼使他们完善封建制度，调整剥削量度，缓和阶级关系，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阿拔斯王朝的灿烂文化及其对中亚的影响

阿拔斯家族主要是依靠呼罗珊人推翻了伍麦叶王朝，建立起新的王朝。因此，呼罗珊人在阿拔斯王朝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把哈里发国家推向鼎盛；但是呼罗珊贵族在朝中的势力日趋膨胀，直接威胁着最高统治者的权位。阿拔斯王朝第八代哈里发穆尔台绥木（833—842 年）继位不久，即从中亚地区募购回大批突厥奴隶，给予优厚待遇，充当禁卫军，人数多达18 000。¹ 这支军队在京都巩固哈里发权位和外出征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穆尔台绥木募购的突厥奴隶军越来越多，横行霸道，扰乱社会治安，引起巴格达居民不满与对抗，逼使穆尔台绥木决定迁都萨马腊^④。它作为首都的65 年（836—892 年），正是突厥奴隶出身的将军们专制的时代。阿拔斯王朝第十代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 年）遭其杀害，他是这个王朝衰亡时期的头一个哈里发。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大权掌握在突厥人手中，突厥人成了动乱的根源。他们不喜欢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但突厥人自己并不团结，他们之间派别林立，各霸一方；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他们对钱财更是贪得无厌。”^{15）（P. 10）}穆耳台迪德继位第十六代哈里发（892—902 年）后将首都迁回巴格达，但是实权仍然控制在军人手中。第十九代、第二十一代哈里发都遭废黜，挖掉双眼，靠公众施舍度日；第二十代哈里发则被杀害。在突厥奴隶军人专制的后期，布韦希家族兴起。布韦希家族是里海南岸一个强悍好战的部落首领，祖上曾为萨珊王朝服务过，自称是萨珊王朝的后裔，乘国家动乱之机兼并高地各部落，形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阿拔斯王朝第二十二代哈里发穆斯台克菲（944—946 年）利用这支军事力量击溃了已腐败不堪的突厥奴隶军人，但是胜利者艾哈迈德·伊本·布韦希

¹ 此为比较普遍的说法，另一说为8 000 人。见 埃及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史希同汉译、纳忠审校，第5 册第3 页，商务印书馆，2001 年。
^④ 萨马腊（Samarra），位于巴格达西北124 公里处。

(Ahmz d ibn Buwayh) 对哈里发更为严厉, 不仅挖掉双眼, 予以废黜, 另立哈里发, 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布韦希王朝(Buwayhids), 都于设拉子。从此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布韦希王朝的专制之下, 过着屈辱的傀儡生活, 对“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政务已很少发生直接的影响。

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年)时代至公元11世纪初, 这个王朝本身已走过了它的“黄金时代”, 在政治上步入日趋分裂、衰退的阶段, 但是在学术上却是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 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爱敏称之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正午时期”。¹ 英国学者博斯沃思说: “阿拔斯王朝的头三个世纪(公元8—11世纪)现示了中世纪伊斯兰文化全盛”² 博斯沃思: 《伊斯兰王朝》修订版, 第10页)。其实, 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 只是着眼点不同。艾哈迈德·爱敏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观察, 非伊斯兰化的翻译作品, 不能算作自己的文化, 故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个世纪(公元8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的“翻译运动”不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繁荣; 而博斯沃思则从西方文化的角度观察, 翻译作品的大量问世, 正是阿拔斯王朝第一个世纪文化繁荣的特点。客观地说, 阿拔斯王朝第二、第三个世纪的文明全盛之出现, 正是通过第一个世纪大量翻译希腊、印度、波斯等著作, 激起了阿拉伯的智力活跃, 从而积极吸收各种文化, 加以融合的结果。

纳忠先生说, 从阿拔斯王朝初期开始的“百年翻译运动”, 实际上延续了200年, 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的译书, 多为波斯文和印度文的古籍。第二个时期, 从哈里发麦蒙(813—834年)到嘎希尔(932—934年)时期, 主要翻译希腊古籍。第三个时期, 自10世纪初至11世纪初(纳忠: 《阿拉伯通史》上卷, 第567页)。

阿拔斯王朝主要依靠东呼罗珊、河中地区和吐火罗的操伊朗语各部族创立, 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 更加重用这些操伊朗语的人, 积极吸收波斯文化, 大量的波斯著作译为阿拉伯文, 翻译家众多, 在伊本·奈丁的《目录》中就列出15人。^{[6](P. 163)} 其中成就最突出者为波斯人阿卜杜拉·本·穆加发, 他的阿拉伯译文《波斯诸王史》, 成为以后塔巴里编写《先知与国王之史》的主要依据之一; 他的另一部重要翻译作品是波斯风尚与法律之书《阿因纳迈》, 对阿拉伯人, 特别是上层社会发生了巨大影响; 他还翻译了印度作品《卡里莱和笛木乃》(又名《印度寓言》)、马兹达教的宗教著作《瓦冠》等。翻译家们翻译许多波斯文学作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故事《希扎尔·埃夫萨

乃》(意为一千个神话故事), 是以后问世《千零一夜》的原型。总之, 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化全面地受到波斯文化影响, 所以有的学者称之为“阿拉伯—波斯文化”。同时, 也有一些希腊古籍的波斯文本转译为阿拉伯文, 阿拉伯人最初接触希腊文化, 是通过这些译本, 从而激起以后大量的直接的从希腊原文翻译。

阿拉伯还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 就同印度有往来。正统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曾向印度派出人员调查, 可否征服。伍麦叶王朝韦立德一世(705—715年)将印度西北部并入帝国版图, 阿拉伯与印度关系加强。但是, 印度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真正产生影响是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 主要是通过印度著作的译为阿拉伯文。除哲学、宗教和文学的翻译外, 对阿拉伯文化发展, 特别是对整个世界文化发展最有意义的还是数学和天文学的翻译。现今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 就是阿拉伯从印度引进的, 当时阿拔斯王朝的人们称之为“印度数字”。论述星体运行规律的印度著作译为阿拉伯文, 激起阿拔斯王朝学者对星象学的兴趣, 促进了阿拉伯天文学的发展。

在阿拔斯王朝的“翻译运动”中最为辉煌的业绩是古希腊学术著作的翻译。这个王朝的第七代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设立翻译馆, 聘请各地专家, 进行有计划的翻译希腊古籍, 包括哲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文学。翻译馆还大力收集古籍, 进行不同版本的校勘和翻译作品的注释。阿拔斯王朝翻译成阿拉伯文的著作主要有: 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集》、《书信集》等8种;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伦理学》、《辩证学》、《形而上学》、《诗学》、《修辞学》等19种; 戴奥斯科里林的《药理学》; 希波格拉底的医学著作10种; 盖伦的医学著作32种。阿拔斯王朝通过希伯来文、拉丁文、科普特文、奈伯特文转译的古代希腊著作近千种。^④

“翻译运动”的显著成果是激发了阿拉伯的智力觉醒, 为阿拔斯王朝的文化昌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同时, 它的另一个成果也是重要的: 保存和传播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 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翻译的高潮(750—850年)之后, 接着就出现了文化创造的高潮。此时阿拔斯王朝的人们已吸收了外来文化, 并使之适合自己需要和思维方法。希提认为, 他们在炼金术、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方面, 都有辉煌的成就, “在医学和哲学方面的独立工作, 稍有逊色”。^{[4](P. 425)}

炼金术是阿拉伯文化的强项, 这与阿拉伯人勤于观察和实验思维方式有关, 而希腊文化的思辩和

¹ 见艾哈迈德·爱敏的多卷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他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分为“黎明时期”、“近午时期”、“正午时期”等若干历史时期。纳忠先生主持的汉译本, 商务印书馆, 自1982年陆续出版。

^④ 以上统计数字, 据乔治·才丹《伊斯兰文明史》第3卷, 第171—175页, 转引自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 第568页。

推理思维方式的引入,使其观察和实验更上一层楼,促进了化学的发展。生活于8世纪中期的查比尔·哈彦(欧洲人称之Geber),在库法有相当规模的实验室,留下了22种有关化学的著作。他总结的化学操纵方法——烧锻和还原以及蒸馏、升华、熔化、结晶一直被广泛使用;他修正和发展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金属成分的理论,一直流行到18世纪近代化学的出现。在中世纪化学界拉齐的声望更高,但他活动的领域主要在医学界。

在中世纪天文学与数学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同其前其后的王朝统治者一样,他们所重视是星象学,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哈里发麦蒙(813–833年)在巴格达创建智慧馆,修建天文台,以后又在大马士革修建了天文台,集中帝国的学者进行科学研究。阿拔斯王朝的天文学家根据自己精密的观测,校正了古代希腊学者托勒密《天文大集》中的基本要素:黄道斜角、春分点和秋分点的岁差和岁实等。麦蒙时代的天文学家们进行了子午线的长度的实地测量,推算出地球的圆周和直径,到达很高的准确度。阿拔斯王朝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是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780年——约850年),从他的名字上就可看出他是花刺子模人。他编写了在历史上最早的天文表和算数、代数的书籍。其代表作是《积分和方程算法》,全书有例题800多个,包括了新巴比伦人已提出的。此书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作为欧洲各大学的数学教科书一直到16世纪。印度数字就是通过他的著作传入欧洲的,所以欧洲人称之为阿拉伯数字,现在全世界几乎都接受了这一名称。希提称花拉子密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对于数学思想影响之大,是中世纪时代任何著作家所不能及的”。^{[4](pp.447–448)}

医学,也得到以正统自居的阿拔斯王朝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因为先知说过,学问只有两类:教义学和医学。所以阿拔斯王朝的许多学者除自己的专业外还从事医学研究,或者首先是个医学家,同时也从事其它科学的研究。阿拔斯王朝在医学上的成就,首先是在药疗应用方面突出的进步。一批制药厂创办起来,第一部药方集编写出来。开业医生和药剂师都要经过考试。医疗事业对群众开放,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4所医院,在开罗的一所存在到15世纪。在医学方面最著名的学者是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雅·拉齐(865–925年)。他是巴格达大医院的院长,是外科上串线法的发明者。拉齐的著作甚为丰富,据《目录》记载,他较大的著作130种,较小的著作28种,其中包括炼金术的著作12种。他的《医花和麻疹》在1565年译为拉丁文在威尼斯出版后,引起普遍注意,又译成几

种近代欧洲语言,被认为是这个医学领域的最早专著。拉齐是“伊斯兰医学中最伟大、最富于独创性,而且著作最多的人物”。^{[4](p.428–429)}

穆斯林一向重视地理学,这与伊斯兰教规定信徒朝觐天房和礼拜面向天房有关。因此阿拉伯的地理书籍最初是以道里志的形式出现。星象学则准确了礼拜的方向。托勒密《地理学》多次译为阿拉伯文,推动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花拉子密据以编成《地形》一书,附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张地图,由他与69位学者共同制成。具有系统性的地理著作是:伊斯塔赫里在950年完成的《省道志》(Masalik al-Mamalik),伊本·郝盖勒于10世纪中期完成的《省道和省区》(al-Masalik w-al-Mamalik)和麦格迪西在985–986年编成的《全国各地区最好分类》。阿拔斯王朝最杰出的地理学家是雅古特(1179–1229年),他父母是希腊人,被虏掠卖到巴格达为奴。雅古特出生于王朝末造,在花刺子模曾遭遇蒙古军队,仅以身免。他的代表作《地名词典》的初稿1224年在摩苏尔完成,1228年在阿勒颇纂定,次年去世。《地名词典》不仅集当时地理学之大成,而且含有历史学、人种志和自然科学方面许多宝贵的材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

阿拉伯哲学接受了希腊哲学以及东方哲学,使之适合伊斯兰教义。阿拉伯学者特别推崇亚里士多德,认为他的著作集希腊哲学之大成。阿拔斯王朝早期最著名的哲学家是艾卜·优素福·叶瓜孤卜·伊本·易司哈格·艾勒·肯迪(约801–约873年)。传说,他的著作有361种,但大多已散失。他研究的领域很宽,在星象学、炼金术、光学、音乐理论方面都有成就。对阿拉伯哲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是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达尔汗·艾卜–奈斯尔·艾勒–法拉比。他是出生于锡尔河地区的突厥人,950年逝世于大马士革,享年约80岁。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哲理的宝石》、《优越城居民意见书》和《政治经济学》。他的理想城是君主贤明,百姓幸福;社会的目的就是造福人民。法拉比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哲学家,是很好的医生、数学家、器乐演奏者,被认为是阿拉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

中亚当时作为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不仅深受其文化的影响,而且积极参与了阿拔斯王朝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并做出了突出贡献,上文提到的花拉子密、比鲁尼就是杰出的代表。随着阿拔斯王朝国势的日加衰败,在中亚出现独立的王朝,但是从这个王朝开始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在中亚却走向顶峰:伊本·西那和法拉比就是最优秀的代表。

(附记:本文是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亚民族史》第 1 卷中的一章。伊斯兰教问题同突厥问题一样,是研究中亚历史和现实绕不过的问题,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在结项之前公开发表出来,主要是想听取专家学者的指教;同时也想从学术的角度为广大读者尽早提供一份简要资料,完成我过去做出的承诺,当然,我也真诚期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教。)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2] 加富罗夫(. . . 塔吉克(世, °¼) [M]. 莫斯

科,1972.
[3] 金宜久. 伊斯兰教[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
[4] 希提 (Philip K. Hitti). 阿 拉 伯 通 史 (History of the Arabs) (上册) [M]. 马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5] 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汉译本, 第 5 册) [M]. 朱凯, 史希同译. 纳忠审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6] 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汉译本, 第 2 册) [M]. 朱凯, 史希同译. 纳忠审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责任编辑: 龚玉钦]

On the Arab Entry into and Islamization in Central Asia

WEI Liang-t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widely recognized in the world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adopting an unadorned perspective, briefly illustrat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n which Islam was born, Islam doctrines and canons and their role in Arab rise. It faithfully narrates the Arab expansion into Central Asia, revolts of Central Asian nationalities, Islam spread and the start of Islamization. It further describes the brilliant cultural achievements in abbas regime and great contributions abbas regime made to world civilizations.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is paper tells one law unchangeable by man 's will: a culture, a religion, a nationality or a state will flourish and prosper and mak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when it actively absorbs advanced world cultural achievements by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this out look conforms to and advance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Conversely a culture, a religion, a nationality or a state will disappear in history no matter how brilliantly it was.

Key Words: Arab; Central Asia; Islamization; effect